

源泉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193874

源泉

丁秋生著



源 泉

丁秋生著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

商务印书馆上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：3950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13 3/16·插页 7·字数 272,000

1964年10月第1版 196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9·943

定 价：(3) 1.30元

內 容 提 要

小說《源泉》，以解放战争时期的洛阳战役到开封战役一段军事斗争为背景，集中地描写了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士兵王启新、李金锁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后，连队对他的团结、教育、改造的情形。

作品通过他们被改造为英勇的自觉的革命战士的过程，形象地表现了某部一连党支部和指导员马继成，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大抓活的思想，大抓阶级教育，做细致的人的工作。从而显示了人的因素第一的真理，表现了解放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。

小说中的几个人物，如指导员马继成、老战士江大忠、党小组长老孙、师长王吉文等，通过书中一些感人情节的描绘，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。

本书由我社与解放军文艺社同时出版。

插图：阿 老

引 子

四面八方的陣地上，各种口径的炮，瞄准了一个目标，按照统一的口令在开火。成群的炮弹，呼啸着，撕裂着空气，不停地在爆炸。浓密的烟雾，象一团巨大的黑纱，遮住了夕阳；把一圈圩墙和五幢大楼严严地罩住了。地堡、工事，一个连一个倒塌、碎裂；铁丝网、鹿砦、石块、泥土、木料、枪枝，随着炮弹的炸裂声，狂飞乱舞，迸向天空。

这是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五点二十分。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攻城部队，正向着洛阳守军国民党二〇六师的核心阵地——洛阳中学发起总攻。……

在核心据点东北角上，一幢大楼前面三十多公尺处，有一座水泥地堡。地堡的顶盖被炮弹掀掉了半边，地堡里硝烟还没有消散，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。

突然，尸体堆里一阵蠕动，鑽出一个人来。这人约摸三十挂零，生得膀阔腰圆，满脸被炮烟熏得乌黑，一圈连鬓胡髭

上，挂滿了灰土、草屑。他那两道浓眉下的一双烏亮的眼珠，忽悠悠轉着，四下里打量了一下，又側耳听了听外面的炮声，便爬出了死人堆。

他靠着碉堡壁坐下来，掏了掏耳朵里的土，又从被打死的排长身上搜摸出半包紙烟，拿出一枝，点着了。

“唉，气数尽嘍——”他猛吸了口烟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哀哀地哼唱起京戏来：

“楊延輝……坐宮院……自思自叹……

想起了……当年事……好不惨然……”

他的戏腔被打断了。昏暗里，又一个兵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。那人一边爬，一边低低地叫了声：“大哥！”

“唔，李金鎖？”被叫做大哥的人一愣，連忙問道：“你还活着？挂彩了沒有？”

“沒。”李金鎖摇摇头。这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，一张本就黃瘦的脸，吃了炮火的惊吓，变得象紙一样白。他慢慢爬到中年人身边，哆哆嗦索地說：“大哥，完啦！这回……咱弟兄們怕是完啦！”

“是啊，这叫‘在劫难逃’啊！”中年人吸了口烟，又呸地声吐了口唾沫，“記得不？金鎖！前些天上边叫去东关逼着老百姓拆房，看着墙倒屋塌的样子，看着老乡們孩子哭老婆叫的那个惨劲！打那回来，我天天晚上作恶梦；白天賭錢，一擲一个么二三。——我就知道要倒霉！唉，伤了天理啦，看，这不是应啦？”

“上面不是說，援兵就要到了，兴許能守得住？”李金鎖怯

生生地問。

“有錢买画眉哩，誰听那些兔子叫！”中年人四下看了一眼，見沒有別人，罵道：“东門的工事难道你沒見？高礮、矮堡、子母堡，一色的水泥工事；里三层外三层的壕沟、鉄絲网、地雷、电网，够瞧的了吧。可一夜工夫就叫人家突破了。如今，核桃壳都砸碎了，这层油皮能頂个啥？我看，哼……”

“声音放小一点，大哥，……”李金鎖扯了扯他的衣襟。

“媽那个巴子，怕啥？那些偷听密报的家伙，沒死也早躲他媽远远的啦。”中年人越說越有气，索性朝着面前那个被炸死的排长踢了一脚，亮起嗓子罵起来，“那些当官的，不是靠他媽的裙带关系往上爬的家伙，就是些軍校毕业的少爷，拍馬溜沟子、吃空名字、賭錢、逛窑子、揍当兵的……都是好样的；打仗啦，一个个都是听见枪响尿裤襠的貨。哼，我王启新当兵十年啦，生就一副鉄身子，練就一身真本事，就因为脊梁背后沒有靠山，如今才混了个下士，到头来还得替他們卖命！”

“唉，反正咱这条命是卖上啦！完啦！完啦！……”李金鎖耷拉下头，嗚嗚地哭起来。

“哎——老弟，大丈夫泪不輕弹嘛，別哭。”王启新关切地拍拍李金鎖的肩膀，“完是完不了，子弹沒长眼，可人长着眼；放机灵点，跟着你大哥我，大不了当个俘虏。”

“当俘虏？”李金鎖惊惧地抬起头，“政訓員不是說，八路軍抓到咱，砍头、枪毙，上‘望蔣杆’，冲鋒打头陣，退却垫屁股；还說，把炸药捆在俘虏身上，用机关枪逼着往上送哩！”

“这……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全信，”王启新又吸了口烟，“上

山砍柴，过河脱鞋’——到哪說哪。只要这会儿不被打死，到时候，你听我的。忘了你弄断撞針的那一回啦？”

“沒忘，大哥。那回事，多亏了你。救命之恩，兄弟一輩子也忘不了！”

“这不就对啦！”王启新得意地咧咧嘴，“看，那回經你大哥那么一点拨，天大的凶险还不就过去啦！”

王启新提到的这回事，发生在半年以前。那时候，王启新被拨到这个师还不到一年，李金鎖刚从一个地方队伍合編过来。两个人同在一个班，又是河南大同乡，很快就熟識了。有一天，李金鎖擦枪，不小心把撞針弄断了。他战战兢兢地問王启新：

“王大哥，看这咋整呀？！”

王启新一把把撞針夺到手，四下一瞅，見沒人看見，便悄声說：“老弟，你真不知死活！幸亏是遇見我，要是碰見旁人，一报告，你这罪名可就大啦。給你判个‘故意毀坏武器’的罪，輕則挨軍棍，重則杀头呀！”

“哎呀我的娘呀！”李金鎖嘆地声跪下了，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哀求道：“大哥，你得救救我呀！”

“这……老弟，你放心！”王启新被这年輕的新兵的眼泪打动了心。他略一思忖，然后一拍胸脯：“好，‘多个朋友多条路’，我王启新为朋友两肋插刀！”

当天，王启新到铁匠鋪照样打了一根装上了，并且嘱咐李金鎖：如果万一查出来，就一口咬定沒换过！这一来，居然一直沒被发现。后来賭博的时候，王启新又故意沒要排长輸的錢，借这人情，把李金鎖要过来当了自己的弹药手，把步枪交

上去了，这事才算了结。从此，李金锁把王启新看成了有救命之恩的老兄长，王启新也拉住了这个知恩、老实、听使唤的二等兵。

这会，王启新提到这件事，倒使李金锁多少定了定心。他漫应了声：“是，大哥，我跟着你……”

“轟，轟轟……”又是几排炮弹在附近爆炸了，土块、碎石扑扑落到地堡上。李金锁打了一个寒战，长叹了口气，两手捧住脑袋，低下了头。

王启新把身子往角落里挪了挪，又点上了一枝烟，然后碰了碰李金锁的手肘：“生死福祸全有个命管着哪。想开一点，老弟！”

“唉，大哥，”李金锁话音里透着凄凉，“我不比你呀，——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无牵无挂的。我，我死了倒没啥，可我还 有个家……”

“家，家！‘婊子年年说十八，当兵的天天想回家’。也不看看什么时候！”王启新嘲弄地说：“咱们干丘八的，都是把脑袋别在裤带上过光景，还顾得上这个！”

“你是不知道啊，我家还有个老娘，还有个媳妇过门才三天……”

“看，那你怎么舍得出来当了兵？”

“这由得我？”李金锁蓦然抬起头，眼里迸出一股怒气，右手使劲抓着胸口，“俺村叫李丙昆的那个财主是保长，他派人派枪硬把我抓来的呀？……一年多啦，可怜她们也不知是死是活。”

“哼，他媽的，有錢的王八大三輩，這些傢伙，早晚有一天會落到咱們手裏的！”王啟新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胸前的口袋，臉上挂上了一股怒氣，“老弟，把心放寬。只要咱弟兄這次能活出去，往後伸冤報仇，你大哥定要助你一臂之力！……”

炮聲突然停止了。王啟新咽下口裏的話，連忙撲到槍眼上，拖下了那挺美造“加拿大”輕機槍，一面擦拭着上面的灰土，一面說：“不好！天黑了，炮火也轉移了，八路快開始沖鋒了！”

就在這時，樓上一個嘎啞的聲音傳過來：“八號地堡，還有會喘氣的沒有？”

“有！”王啟新正正帽子，從地堡門口探出了頭，“報告連長，排長殉國，下士王啟新在！”

“混蛋！怎麼不開火？”

“是！”王啟新一挺胸，撞到了地堡頂蓋上，弄了一脖子土。

“開火！守住了，官升三級！不打，斃了你們！”

“是！”王啟新一轉身，對着空蕩蕩的破地堡，可着嗓子大叫，“弟兄們，聽我的！打呀！——”

“打？”李金鎖驚異地問，“大哥，你剛才不是說……？再說，就咱倆打個什麼勁？”

“看你，真是死心眼！”王啟新摸着碰痛了的腦袋，生氣地瞪了他一眼，“看風使船嘛！反正有的是子彈，打幾槍，一來交交差，二來嘛——”他神秘地眯眯眼，“要是能熬過這一關，喊這麼几声，打這麼几槍，也算得上有功之臣；咱弟兄也許能撈

一把！来，跟着我干！”

他随手举起机枪，向着地堡頂的破洞里“噠噠”地打起来。李金鎖也茫然地从黑暗里摸到枝步枪，胡乱放着。一梭子机枪还没打完，就引来了一連串的还击。王启新一楞神，随即向着枪眼外面看了一眼，脸色猛然变了。他眼珠儿忽悠悠轉了一霎，拉了李金鎖一把：“人家上来啦，走，跟我撤！”两个人弯腰鑽出了地堡，趁着天黑，順着交通沟，一溜烟鑽进了背后的大楼。

子弹象泼水一样，从窗口里、枪眼里直射进楼房里来，墙上和天花板上的墙皮、木屑，扑楞扑楞乱飞。密集的枪声里，夹杂着宏亮的喊話声，“蔣軍弟兄們，解放軍寬待俘虏，放下武器是生路！”“繳枪不杀！……”楼里，象一棍捣烂了老鴿窝一样，当兵的你推我挤，慌乱地奔跑着，喊叫着。有的听了喊話声，干脆把枪一扔，找个角落躲了起来。只有一个連长躲在門边，还在揮着手枪狂叫：“到窗根底下去，給我頂住！頂住！”

有几个兵，被枪口逼着畏畏縮縮地湊到窗边，枪还没有架好，就被飞来的子弹打倒了。

王启新領着李金鎖，走过連长的身边，猛然大叫一声：“报告連长，看我王启新的！为长官而死，打呀！”說着，他拉着李金鎖，弯下腰向窗前跑了两步，突然一側身，倒在水泥地上。接着一个扫堂腿又把李金鎖絆倒；随即高声哼哼着，又暗暗在李金鎖身上戳了一把。李金鎖明白了王启新的意思。两个人滾到牆角里，齐声呻吟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“轟——”地一声巨响，震得烟土乱飞，大概楼門口的地堡被炸飞了。不多会，一陣急促的脚步声来到了門前。

有人“砰”地声踢开了房门，一个粗大的嗓门喊了声：“缴枪不杀！”

那位连长还想抵抗，向门边打了一枪。门外一梭子冲锋枪把他打倒了。一时，士兵们象听到什么口令似的，刷地声一齐两手举起了枪：“饶命，饶命！缴枪！”

当兵的在嘩啦嘩啦地退子弹。那个粗嗓门又问：“有灯没有？”

“有个蜡头！”墙边有人讨好地应了一声。随即啪地声划着了火，屋里亮了。

王启新没赶上缴枪。他蹲在黑暗的墙角里，匆忙地撕下胸章塞进衣兜里，又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，攥在手心里，然后抱着机枪，低着头，转他的眼珠子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手抓住了机枪筒子：“拿过来！”

王启新抬起眼皮看去，一眼看见了那只手。那手又粗又大，暴起青筋，手腕上有道斜斜的伤疤。

“缴枪！”那人又吼了一声。

王启新再往上看去，这才看清，来人是个和自己差不多高的汉子，满脸怒气，一双睁得老大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简直象要喷出火来。那人右手把胸前的冲锋枪往后一挫，手指触到了扳机，咬着牙，圆睁着眼直视着他。

在这乌黑的枪口和仇恨的目光的逼视下，王启新咧开了嘴，脸上迅速堆起了一股笑容。他平举起了枪，往那人面前一递：“嘿嘿，班长，我亲手缴给你。这是挺好枪，美国货，你得赏！……”

“胡說！”那人接过枪，厉声地打断了他的話。

“是，是。”王启新又把手里早已准备好的东西——一个銀制的“連心鎖”递到了那人的面前，“班长，一点小意思，純銀的，好成色！”

“拿开！自己放好了！”那人厌恶地瞥了一眼，提起机枪，扭身到旁边搜索去了。

外面一个尖細的嗓子在叫：

“大江，班长命令：帶他們到門外集中！”

.....

俘虏們离开滿是烟火、瓦砾的戰場，排成两路縱队，走到大街上的时候，核心据点的战斗已經完全結束，天已大亮了。

王启新和李金鎖，背着仓促包成的衣包，随着长长的队列，低垂着头，脚步蹒跚地走着。仿佛直到現在，他們才記起自己还活着，沒有被埋葬在那場天崩地裂的炮火和泼水似的彈雨里。他俩大口吸着清新的空气，回头看看浮蕩着硝烟的戰場，互相对看上一眼；又不时打量着身边押解他們的那个名叫“大江”的解放軍战士。对于这个亲自迫使他繳了械的壮汉子，王启新看得更清楚了：那张紫黑脸上，依然浮泛着怒气，但却透着憨厚、誠朴；特別引人注意的是軍帽下沿的两鬢上，竟象均匀地撒上了把盐粒子似的，生出了斑白的头发。这憨厚的面孔、丛生的白发，再加上他脚上那双张着大嘴的剗鞋，和略带笨拙的步态，使王启新觉得，这人怎么看也不象个兵，倒象个刚放下了鋤把子的农民。

“就凭这样的兵，竟然能打开了洛阳城，消灭了我們这个主

力师，抓了我当俘虏？”王启新疑疑惑惑地想着。

突然，身后传来一阵缓慢的馬蹄声。王启新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三个騎馬的解放軍。走在前面的一个，約有三十来岁，一张敦厚、朴实的士兵的脸膛，带着溫和的笑容，穿一身整洁的粗布軍装。他一面放緩了轡头，慢慢走着，一面仔細地看着俘虏的行列。当他走到名叫大江的战士身边的时候，突然一勒馬头，叫道：

“噢，这不是江大忠同志嗎？”他开朗地笑了声，“什么时候咱俩再摔一次跤呀！”

江大忠抬头一看，連忙敬了个礼，亲热地叫了声：“二〇一首长！”

那人敏捷地跳下馬，把馬韁递给身后的人，搶上一步，伸手拿过江大忠的枪，看了看，随手放到肩上扛着，两个人边走边攀談起来。

王启新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。他挨近李金鎖，輕輕碰了他一下：“长官。放精神些！”自己随即拉了拉衣服，挺起了胸脯。

“……你們連打得不錯嘛，是不是？”被称作“首长”的人并没有注意他們，亲热地問大江。

“哪里，不过癮，不过这下子多少报了点仇！”

“你們連伤亡大么？”首长又关切地問。

“班排伤亡不大。就是連的干部……唉，我們連长負了重伤，下去了。指導員也負了伤。他那脾气你知道，沒下去。……”江大忠說着，脸气得通紅，接着又問了句：“首长，二〇六师的师长抓到了沒有？他把洛阳人民害苦啦，那个姓丘的？……”

“丘行湘。沒跑掉，已經抓住啦。”

“哦！他也有这一天？”正在靜靜听着的王启新，不禁叫出了声。他脸前浮上了这个“丘老虎”的那副凶神恶煞似的面孔。就在几天以前，东門被突破了以后，他还听过这个师长的訓話。訓話結束的时候，那凶神三角眼一瞪，把戴着白手套的手一挥，一个排副、四个弟兄就被拉出去“軍法从事”了。

王启新这一声惊叫，引起了那首长的注意。他緩步来到王启新身边，和藹地笑笑，問道：“是兵嗎？”

“是！”王启新横跨一步，閃到路边，咋地一个立正。

“走，走，”首长輕輕撫住他的肩膀，“你的身体滿好嘛！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王启新。”

“噢。——看，身上这么脏。住下好好洗一洗，哎……”首长一面和他并肩走着，一面帮他擲了擲身上的浮土，“对，你是守小圩子的？”

“报告官长，”王启新抓住了說話的机会，他眼珠一轉諂媚地笑笑，說：“我不想打，上面逼的，我光朝天放枪……”

“朝天放枪？”首长縱声地笑了。他笑声那么大，笑得那么爽朗，“怪不？你手里拿着枪，可又朝天放。那末，你为什么扛这个枪？为什么当那个兵？”

“这……”王启新眼珠轉着，真的，当兵十年了，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个“为什么”，他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了。

“你为了誰打仗，又为了什么打这个仗呢？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想想，闲着没事了想想。”首长还是那么和气，“怎么样，

参加我們解放軍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对，参军吧！参了軍，把這些問題想透了，你們会成为很好的革命战士的。”首长話音又誠懇又热情，“参军以后，有什么問題，有什么困难，可以找你的連长，指導員。也可以找我，我叫王吉文。”

他又縱声笑了一陣，又和江大忠說了几句什么。看看已經走过战斗前被拆毀成一片焦土瓦砾的东关，踏上了城东的大路，他把枪还给江大忠，然后笑着向他們几个揚了揚手，翻身跳上了馬。

一陣“得得”的馬蹄声，首长走远了。

王启新楞楞地望着渐渐远去的馬匹，悄悄地来到了江大忠身边：

“老兄，这位是你們营长？”

江大忠一揚眉毛，沒答話。

“团长？”

江大忠又搖了搖頭。

王启新吃惊了：“莫非是师长？”

江大忠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“师长……为什么当兵……参军……革命战士……”王启新仰起脸，自言自語地咀嚼着这些令人惊奇的字眼。

在他面前，展現了一条寬闊的大路。

他呆呆地望着面前的道路：这条路通向哪里？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？他，又将怎样走下去呢？……

第一章

一

春天来到了中原，来到了颍河两岸。

田野，冬雪初融的耕地，松松地发了起来；地面上裊裊的風气到处浮动着，随着陣陣晨风，輕輕地飄散开来。麦苗儿已經返了青，向阳的沟坡上，青草吐芽了，一片嫩綠。村头飄蕩着淡蓝色的炊烟，一堵矮墙头上，斜斜地伸出几枝紫色的枝干，挑起了几朵嫣紅的杏花……。一切，都仿佛在說：看，开始了，新的生命又开始了。

村头那条黄土大路上，一支十几个人的小小的队伍正在急匆匆地走着。

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一連連长孙茂良。他約摸二十四五岁，个子不高，却长得精悍結实。那张干淨的圓脸，多会儿也象喝了四两烧酒似的，紅扑扑的；两只圓虎虎的大眼，精明里透着